

学习材料

(第三期)

中共曲靖地委宣传部翻印

一九七八年三月



- 一、“风派”人物脸谱初析……………（1）
- 二、给“溜”派人物画个像……………（6）
- 三、斥“风派”“理论家”……………（10）
- 四、奉劝“震派”人物改恶从善……………（14）
- 五、略论“捂派”……………（19）
- 六、读者对“溜派”“风派”“震派”的批判和忠告……………（24）

“风派”人物脸谱初析

道 新

战国时代的宋玉，写过一篇讽刺楚襄王的《风赋》，把风分成“大王之风”、“庶人之风”，说风怎样“起于青萍之末”，又怎样“盛怒于土囊之口”。这可能是一篇最早的告诫人们“辨风向”的文章，对后人有启发。两千多年后，在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，我们看到另一种所谓“辨风向”的人物，这就是毛主席指出的“风派”。毛主席说：有些人“以‘风’为准。今天刮北风，他是北风派，明天刮西风，他是西风派，后来又刮北风，他又是北风派”。

“风派”的主要特征是看风使舵、投机取巧。平时，摆出一付不偏不倚的面孔，貌似公正，一旦刮起台风，修正主义势力猖獗一时，路线斗争趋于激烈，就撕下面纱、为虎作依。这种人政治品质不好，虽然不一定都陷入帮派体系，但思想上是反马列主义的；人数虽然不多，所起的作用很坏。

有人给“风派”作了一首打油诗：“闻风色就变，灵魂大减价，投机已成癖，有奶便是妈”，可谓入木三分。

概而言之，“风派”的表现是：

其一，墙上草，随风倒，翻云覆雨，朝秦暮楚。他们迁事不问是否符合马列主义，是否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，而是看风头，看来头，看势头，象资本家一样，两眼丁着“涨风”、“跌风”，哪管是什么“阳风”、“阴风”。“三十

六计”外加一计，就是看风使舵。君不见“风派”人物的形象是：“轴承脖子弹簧腰，头上插着试风标”。轴承脖子，“左”右逢源之用也；弹簧腰，卑躬屈膝不可缺也；试风标，观测“政治气候”必备也。风吹墙头草，左右两边倒，摇过来不是本心，摇过去才是本心。

其二，大转弯，大变调，改换门庭，面无愧色。这种人赛过魔术师，根据“政治气候”，赤橙黄绿青兰紫，阴晴雨雪风雷电，莫不变化自如。不久前也曾在背地里议论几句“上海帮”的丑事，忽看到大事不好，以为天下是“四人帮”的了，便来个大转弯一百八十度，起劲查谣言，追后台，狂叫打倒“走资派”，狠整“老家伙”。他们的上衣有“左”右两个口袋，内装截然不同的两种揭发材料，根据“风向”，要啥拿啥；他们备有两支笔，一支专为歌颂所谓“反潮流战士”的“角”和“刺”，笔下生花；一支专为检查自己“上当受骗”，蒙混过关。昔人咏疟疾词云“冷来冷的在冰凌上卧，热来热的在蒸笼里坐”，正是“风派”人物忽“左”忽右、忽冷忽热的绝妙写照。

其三，献媚投靠，不惜杀“回马枪”。“风派”人物一旦转弯，有几件事情似乎是必做的。一曰“感恩”：什么感谢“首长的关怀”呀，感到“无比幸福”呀，“最大的促进”呀，表忠讨好，丑态百出。二曰“劝降”：自己投靠，还要拉别人下水，什么“大势所趋”别硬顶了，什么“要听我的”呀，“要识时务”呀，等等，真是一付政治掮客的咀脸。三曰“倒戈一击”：“风派”的诀窍有所谓六个字：“猛记、紧跟、狠揭”。他们随时记下领导的言行，只要个人能捞到好处就装出卖力执行的模样，一到风头不利，为了避免跟着

“倒霉”，就又急忙翻脸“揭发”，昧着良心，把正确的说成错误，断章取义，无中生有，不惜诬陷同志。

古时有个叫冯道的大官僚，善于投机取巧，在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个朝代的五十四年个年头中，各朝都重用他，是个名付其实的“代代红”。冯道有什么窍门？史书上说他奉行的手腕是：“观望形势，计算利害，谋而后动，丝毫不差”。我们从现代“风派”身上，不是看到了冯道这个古典“风派”的影子吗？

纵横观察，“风派”人物还有若干特点：

脑袋尖。这种人官瘾十足，四处钻营，赛过热锅蚂蚁。他们梦寐以求的是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，随风摇来摆去，无非是保乌纱帽，捞乌纱帽，争戴大乌纱帽，有的发展成野心家，只落得“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”。

骨头软。在路线斗争中，这种人私心重，缺“钙质”，腰杆直不起来。往往是拉一拉就过去，吓一吓就投降，受不住压力，经不起引诱。为保自己，丧失革命气节，甘当贾桂第二。

鼻子灵。他们有一个寻常人所没有的灵敏鼻子，对各种“政治气候”，一嗅便知。他们对来自“四人帮”的只言片语，奉若圣旨，反复揣摩，猜测形势，脚走四面，臂伸八方，搞串联，探消息，统统是为了不误风向，变换脸谱。

脸皮厚。这种人满口歪理，能言善辩，死的能说活了，黑的能说红了，流氓能说成圣贤，吃人的狼能说成吃素的羊。他们两面三刀，当面说谎，溜须拍马，习惯成性。

“风派”表现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世界观，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多年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。其中有的人具有赌徒一样的投机性，说什么人生就是“赌场”，押宝押对了

是“荣华富贵”，押错了是“活该倒霉”。“风派”人物搞的就是这种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，要的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腕。但是，“风派”是不可能永远“风”下去的，他们如果不翻然悔悟，不接受教育，顽固坚持下去，就会越陷越深，栽大跟头，有的人不是既上了林彪的贼船又搭上“四人帮”的帮车吗？“四人帮”余党马天水就是前车之鉴。

我们共产党员在路线斗争的大风浪中，要做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派，决不当随风倒的“风派”。必须坚持“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”的三项基本原则，襟怀坦白，无私无畏。几十年来，无数革命先烈和老一代革命家，为了捍卫和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，抛头颅洒热血，英勇不屈。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持真理，不怕鬼、不信邪的伟大榜样。做老实人，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。有的人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，在路线斗争中，不要说刮起十二级台风，即使有点风吹草动，也“左”右摇摆，以致拿原则作交易。这种人在党和革命先烈面前应该感到羞愧，决不可投机尝到甜头就自以为得计。

我们剖析“风派”人物，无非是为了进一步深入揭批“四人帮”，肃清“四人帮”的流毒，同时规劝“风派”人物改邪归正，以后不要再这样干了，别人也不要效法他们的样子。既已犯了“风派”错误，切不可再当“溜派”。溜进了八宝山也不行，人们总要谴责。要问当了“风派”有没有办法改正？对大多数犯了“风派”错误的人来说，是有办法

的。有一个药方，可供这些同志服用，这就是：“斗私批修，立党为公，总结教训，痛改前非”。

（原载 1 月 6 号《人民日报》）

给“溜”派人物画个像

金 戈

有一种“溜”派，是两条路线斗争中常见的人物：明明跟着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了大量坏事，却装作一贯正确，一不检讨，二不改正，脚底擦油，溜之乎也。这种人物，需要给他们画个像，让他们作为镜子照一照。

“溜”派，形式上是“溜”，实质上是“抗”。之所以要“溜”，是因为内心不服，而又不肯公开对抗，甚至还心存幻想，等待反复。在感情上，则是藕断丝连，真所谓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，“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于是，带着对立的情绪，使出浑身的解数，用“溜”的办法，来对付党组织和群众。

怎么个“溜”法呢？

一是故作镇静，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不但装得若无其事，有时甚至表现得比谁都革命，比谁对“四人帮”的仇恨都深，斗争都坚决。至于错误嘛，与我不相干，我是一身清白，从来都是对的。甚至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，早就有所察觉和抵制云云。

二是装出一肚子委屈，一付可怜相。“四人帮”横行时的那份得意和神气，全都收了起来，变了一付面孔：你看，我是受“四人帮”排挤、打击的，说我跟着错误路线跑，哪能呢？

三是光摇头，不松口，死不认帐。一个人听到的，干脆

用“没说过”顶回去；两个人证明，硬是“不记得”；白纸黑字，还故作惊讶：“这是我写的吗？”总之，你说你的事实，我有我的“回忆”。

四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戏法全在一个“变”字上。字斟句酌，诡辩抵赖，回避要害，改变事情的背景、性质、动机，居然能化腐臭为神奇，抹掉错误，下纲下线。实在躲不过去，就轻描淡写地承认“没有识破”、“没有顶住”，在小帽子底下开小差。

五是八方推诿，打太极拳。有的事情是“上头的精神，我只是积极了一点”，有的事情是“下面干的，我有官僚主义”，有的事情是“分工由别人管的，我没有过问”。实在推不出去，也无非是“错误人人有份”，大家都一样，我有什么特殊？

六是抛出别人，为自己“垫背”。为了保自己，不仅惯于把责任推给别人，甚至不惜栽赃诬陷，嫁祸于人，坑害革命同志，何其毒也。

会“溜”也不简单，稍有一点无产阶级党性的人是做不出来的。明明有劣迹，千方百计藏起来。瞪着眼睛说瞎话，可以脸不红心不跳。什么客观事实，什么人证物证，似乎只要死不认帐你就无可奈何。他信的是主观唯心论，行的是鸵鸟政策；只要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世界上的一切就不存在了。什么党的原则，什么道德品质，也全然可以不顾，他自当他的滑冰运动员，一个劲地“溜”。你说他出卖了革命的灵魂，他还认为你是傻瓜呢。如此“溜”派人物，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的气味呢？不多了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那套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”的资产阶级生意经，已经深入骨髓，中毒很深

了。

“溜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错误吗？也许有的人是这样。就更多的“溜”派人物来说，“溜”过去往往是为了“溜”回来，诿过往往是为了争功。对错误一推六二五，于名利必然十分热中。运动中“溜”掉了，运动一过依然可以吹嘘自己正确，伸手要官、要权。这些年，由于林彪和“四人帮”奸佞当道，一些“溜”派人物不是俨然不倒翁，甚至青云直上吗！

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尤其不容许当“溜”派人物。毛主席讲到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时，就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“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，文过饰非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，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”。如果让这种“溜”派人物掌权，必然危害革命工作，以至把他所领导的单位引到邪路上去；谁要同这号“溜”派人物共事，更是提心吊胆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当了他的替罪羊。

忠告“溜”派人物，“溜”，终究是溜不掉的。错误是客观存在，可以掩盖一时，最终仍会被人们揭露出来。孙猴子七十二变，就是尾巴没法变，冒充成旗杆，不还是被杨二郎识破了么！再说，错误也象鬼一样，你姑息它，它就缠住你，而且越缠越紧。为什么有的人先是上了林彪的贼船，后又上了“四人帮”的帮车，一错再错，越陷越深？不正是奉行“溜”的哲学，与鬼同床的结果吗？

有错认错，是进步的开端，转变立场的标志。承认错误难免有思想斗争，总会有一个过程。只要不打算“溜”，那也不要紧。没有早认错，晚一点认错也允许；不是主动认错，经过帮助认了错也可以。对此，党和同志们总是满腔热

忱地表示欢迎的。这里的关键，还是要做老实人，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，真正从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。而不是装样子骗人。

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斗争正在深入进行。“溜”派人物，作为“四人帮”流毒的产物，又跟着“四人帮”干了不少坏事，千万不要再“溜”了。有错误，就老老实实地承认，下决心改正。有尾巴就不要死命捂着，还是让它见见阳光，一刀两断。如果你还要革命，还想做一个共产党员，你就必须这样做。也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卸掉包袱，轻装前进，同“四人帮”彻底决裂，自觉地跟着华主席、党中央继续干革命。

（原载1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斥“风派”“理论家”

袁 淑 娟

“风派”人物中，有一种人，值得专门说一说，那就是理论战线上的“风派”。

理论战线上的“风派”，具有一般“风派”的共性，又有其特殊的个性，那就是他们是专搞理论的。

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我们看到：有一些自称懂得马克思理论的人，随“风”起午，跟“风”转圈，按“风”造理论。这些人，往往是多年从事理论工作的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陌生，但是，他们学了理论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只是当做他们个人往上漂的“蓬”来用的。今天这边的风大，他们的蓬就往这边使，明天那边的风大，他们的蓬就往那边转。在他们看来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客观的真理。他们对真理和谬误的评判标准，完全以“风”为准。在他们那里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、唯物论和唯心论、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。群众说他们讲辩证法就是“变戏法”。

在林彪一伙宣扬所谓“七字经”（看、想、问、议、用、写、查）的时候，有人作报告说：“‘七字经’是个宝，一个字也少不了，顺序也不能颠倒。”学习过程能分成七个阶段，而且“顺序也不能颠倒”，真够“科学”的！难道只能先“问”后“议”，不能在“议”中有“问”吗？林彪垮台后，他又在大会上作报告，批判“七字经”，说它“字字

是毒草”。你看，连要看、要想、要问……，统统成为“毒草”了。这位先生自己是既不看，又不想的吗！一九七五年，发表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时，他到处作报告，论证“三项指示是相互联系的，反映了哲学上的全面性”。过了几个月，“四人帮”诬陷、攻击邓小平同志时，他又在大、小会上作批判，论证“说三项指示的相互联系就是折中主义”。这种人讲理论就象鹦鹉学舌，今天这样讲，明天那样说，自己打自己咀巴的时候，面不红，心不跳，毫无愧色。

理论上的“风派”人物，在两个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语录。今天需要这样讲了，他掏出这个口袋里的语录来，明天要那样讲了，他掏出那个口袋里的语录来。他引用语录只是为“风”的需要作论证，因此，他只需要片言只语，对经典作家的原话，不惜砍头去尾、断章取义，甚至歪曲捏造。他们最怕完整、准确、全面、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因为这样做，就无机可投了。

理论上的“风派”还有创造发明。大家还记得吧，在北京召开的“理论讨论会”上，有人公然抛出所谓资产阶级发展的“三阶段论”，把革命老干部诬蔑成为比垄断资产阶级“更加贪婪凶狠”的“党内资产阶级”。因为这个“创造”为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了理论根据，一下子成为“最新发明”而风行一时。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理，列宁提出的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”的科学论断，对不起，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理论战线上的“风派”东倒西歪，摇来晃去，盖源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。一方面，“四人帮”豢养的“北门学士”——梁效、罗思鼎的显赫地位和美妙前途，使他们垂涎

欲滴；另一方面，“四人帮”对坚持马列、逆“风”而动的同志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，又使他们胆战心惊。小小一支笔，怎么写，写什么？面临着两种结果，两样选择！于是，这些私心重、骨头软的“风派”“理论家”，追随梁效、罗思鼎，不惜出卖原则，出卖灵魂。

历史上有过不少进步的思想家，为了捍卫真理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三百多年前，意大利的唯物论者、自然科学家布鲁诺，不顾反动教会的强大压力和残酷迫害，坚持哥白尼的科学理论，勇敢地揭穿“上帝创造世界”的谬论。为此，他被禁锢在宗教法庭达七年之久，最后在火刑场上，他断然拒绝了教会要他进行的忏悔赎罪，用生命捍卫了科学的真理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许多搞理论的同志，不怕打击，坚持真理，同“四人帮”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在“四人帮”控制舆论工具的时候，很多理论工作者，宁肯搁下笔，闭起咀，用沉默来抗议，决不肯拿原则作交易。这样的同志，值得我们尊敬，因为实践证明，他们是搞马列主义的。

理论上的“风派”和“四人帮”的理论黑班底梁效、罗思鼎是既有区别，又有联系。在和“四人帮”的关系上，梁效、罗思鼎已经卖身投靠，可以直接领受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黑旨意；而“风派”靠的则是揣摩动向，努力领会，自动紧跟，希图立“功”受“奖”。在制造反革命舆论方面，前者是主角，后者还是配角。但是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“四人帮”理论黑班底里的有些人，过去就是善于见“风”使舵的“风派”。梁效的那个顾问，几十年来，就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，在尊孔和批孔之间，不

断变换脸谱。他过去为“蒋帝”效忠，今日为“女皇”卖命，是个老“风派”。

理论上的“风派”竭力模仿梁效和罗思鼎的行动，学着他们的腔调，步步紧跟，每一步都在缩短与他们的距离。

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，这就是“风派”“理论家”梦寐以求的。

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也挽救了这些“风派”人物。但是他们要老实地认错，要用实际行动转变立场，决不能文过饰非，装得象没事人一样。真正改正错误是欢迎的，想再施展“风派”手腕，老谱新用，是绝对不能容许的。

还必须说明，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上的“风派”，是指那些长期专搞理论的人。至于许多初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，特别是许多年青同志，由于缺乏识别能力，上当受骗，说了一些错话，写过一些错误文章，是不属于“风派”之列的。对于这样的同志，主要是要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加紧努力，以求完整地、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

（原载1月30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奉劝“震派”人物改恶从善

尚 弓

有位老科学家幽默地说：“四人帮”培植了一种奇怪的动物，它头上长角、但不是牛，因为牛身上没有刺；它身上长刺，但又不是刺猬，刺猬头上哪有角呢。……说得妙！在“四人帮”的死党、亲信、喽罗中，这种怪物是颇为嚣张的。他们权迷心窍，如醉如狂，其祸害之处是闹“地震”，不妨称为“震派”人物吧！

这些年来，在“四人帮”扇动、指挥下，或是由“四人帮”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所引发，我们脚下的“政治地震”连绵不断。狗头军师张春桥曾经叫嚷：“把那些头上长角、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来，闹它个天翻地覆！”他们不仅猛震各地的党组织，而且把党中央选为“震中”，当作震垮的最主要目标。只闹得东西南北中，党政军民学，皆无宁日。其危害之深，灾情之重，比起自然界的地震毫不逊色。

臭名昭著的马天水、于会泳、迟群、张铁生、翁森鹤、陈阿大之流，是闹篡党夺权“政治地震”的头目、干将和急先锋。现已查明，这些家伙尽是些野心家、叛徒、阶级异己分子、刑事犯和阿飞司令。他们死心塌地投靠“四人帮”，成了反革命政治暴发户，恶贯满盈，民忿沸腾，已落入人民的法网。对他们的滔天罪行，必须进一步口诛笔伐，彻底清算。

本文要着重解剖的，是那些受了“四人帮”的教唆、利诱，或为卑鄙的欲望所驱使，参与“地震”活动的一般“震派”人物。其震级和烈度，自然赶不上“四人帮”的死党、亲信，其中多数人尚可划为人民内部矛盾。但是，他们的能量、劣迹和危害，却不可等闲视之。

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策略是：“乱中夺权”。上述“震派”人物闹“地震”的可耻目的，归根到底也是为了“权！权！权！”只要权没夺到手，他们就一而再、再而三“震！震！震！”不震个你下台，他上台，决不善罢甘休。这些人利令智昏，以为“四人帮”肯定要龙袍加身了，他们也可捞个几品官儿当当。于是扯起嗓子吆喝：“造反不夺权，等于白造反”；“打天下的坐天下嘛，哪有什么客气好讲的！”也有的人已经尝到闹“地震”的“甜头”，戴上了乌纱帽，但犹嫌纱帽小；一旦气候适宜，“地震官能症”便又复发了。

“震派”人物在我们脚下闹“地震”，其特点和手段是：

一、“矛头向上”，打倒一切。不论哪个党组织和领导机关，只要不合“四人帮”的意，他们就攻击什么“犯了路线错误”，是什么“顽固堡垒”，必须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，甚至“彻底砸烂”。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，凡是不跟“四人帮”的，统统诬蔑为“走资派”、“还乡团”、“军内资产阶级”、“黑线人物”，非要“层层揪”不可。这些人使劲鼓吹：“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”。谁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横竖都要打倒你。不把你打倒，他怎能爬上去！

二、以乱为纲，捣乱“有理”。这些“震派”人物在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，撒野捣乱，上窜下跳，肆意破坏。他们